



1	4
139	
27	



門 4 曾
號 189
卷 27

唐代叢書目次

第三册

黑心符

于義方

南柯記

李公佐

枕中記

李泌

酉陽雜俎

段成式

黑心符

唐 于義方撰

一妻不能御一家從可知以之卿諸侯一國從可知以
 之相天子天下從可知蓋夫夫婦婦而天下正正家而
 天下定矣惟女子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論語之教也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書之訓也無攸遂在
 中饋易之戒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其祭祀詩之
 勸也威公縱女姜喪軀而幾亡魯高祖畏呂氏召亂而
 幾亡漢文帝牽制於獨孤廢嫡長立致大業之傾高宗

弱惑於武媚，故失威權。嗚呼！大周之僭，萬乘尚爾，况庶人乎？又况講再醮，備繼室，既無結髮之情，常有扶筐之志，安得福祥免禍幸矣！母家以蘆絮示薄，許氏以鐵杵表酷，其事歷也。可見為夫者，耽少姿人，巧言房簪之間，夜以繼日，纏愛紐情，牢不可拔。妻計日行，夫勢日削，如鉗礙口，噤不得聲，如絡昌頭，癡不得動，如杻械被身，束縛囚繫，不得自由，而至寒熱饑飽，在彼不在我，出入起居，在彼不在我，使為不信，惟命使為不義，惟命使為不忠，惟命使為不慈，惟命使躬行夷狄犬彘之所不為，惟命

呼令殺人，則恨頭落之遲，呼令自殺，則恐刀來之晚，極口罵辱焉，迎以笑嬉，盡力決撻焉，連稱罪過，數以犯再拜謝之，役以事健步辦之，曰：「哉！吾痔諾而趨，曰：嘗吾使跪而進，上不知有親，知有吾妻而已；下不省有幼，省有吾妻而已。」人方以謂古不聞，今不見，彼尚且流汗漬踵，吐血逾胸，悚懼惶惶，戰栗振掉，惟恐妻語之厲，而色之莊也。其效伊何？有家則妻擅其家，有國則妻據其國，有天下則妻指麾其天下，令一縣則小君，映簾守一州則夫人，並坐論道經邦，奮庸熙載，則于飛對內殿，連理入

都堂粉黛判賞罰裙襦執生殺矣世雖晚猶有是非俗
雖澆猶分善惡有臣如此君必殺之有朋如此朋必絕
之有閭里如此隣必去之有民如此官必刑之有子如
此父母必號泣而擯之有同氣如此兄弟必紛紜而捨
之有父如此有祖如此有叔伯如此子孫姪如此必色
變心移東西南北而避之婦人遂啓口爲雲霧發喉爲
雷霆展身爲電轉身爲風誣春爲秋改白爲黑指吳作
越號女作男無力齟齬喜不自勝喜在其間愚以度日
坐以待盡或十年或六七年或二三年齒髮且衰壽命

且盡貨物被卷而懷之則聯秦合晉之事萌而請媒通
聘之迹見矣昏丈夫君已不用友已不齒鄉已不錄兄
弟不親子孫不集人非高於泰山鬼責深於滄海其家
虛矣老方悲其墓真矣死尤辱妻而繼焉有格言也就
夫言之乃並枕於菟連盤野葛就子孫言之乃通心鑽
徹骨錐就朋友親族言之乃一輪車四墻屋甚者至於
殺夫首子禍縣刀鋸冤著市曹祭祀絕而門庭蕪然世
人恬爲之悟且畏者曾無也吾年六十目見耳聞不可
筭數今訓汝等有妻同所不免當待之如賓客防之如

盜賊以德易色，修己率下，妻既正，子孫敢不正乎？萬一不幸中道，鼓盆巾櫛付之侍婢，米鹽昇之諸子，日受方略，坐享宴安，又或無嗣，孤單則宜歸老弟姪，以心與之，孰敢不盡？若是重婚續娶，定見敗身殞家，至時親友不欲言，子孫不敢諫，兼已惑已悞，難信難處，豈知吾熟諳而預言之龜鑑在前，無復縷縷立石中，寢亦戒來裔，稍越吾言，祖先明神共賜誅，殛百世循之，真萬金之良藥也。

顏氏家訓云：江右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勝終。

家事疥癬蚊蚤，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稀聞聞之際，河北鄙於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於三四月，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服飲食爰及婚宦，至於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爲常身沒之後，辭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爲妾，弟黜兄爲傭，播揚先人之辭迹，暴露祖考之長短，以求直己者，往往而有。悲夫！自古多臣佞妾，以一言陷人者，衆矣。况夫婦之義，曉夕移之，婢僕求容，助相說引，積年累月，安有孝子乎？黑心符微傷大雅，要自傷弓驚餌之言。

留之為顏氏下一注聊于美方萊州右長史

南柯記

唐李公佐著

東平淳于棼吳楚游俠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累巨
 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使酒忤帥斥逐
 落魄縱誕飲酒為事家居廣陵郡東十里所居宅南有
 大古槐一株枝幹修永清陰數畝淳于生日與羣豪大
 飲其下以貞元七年九月因沉醉致疾時二友人於坐
 扶生歸家臥於堂東廡之下二友謂生日子其寢矣余
 將秣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身

南柯言
髯若夢見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國王遣小臣致
命奉邀生不覺下榻整衣隨二使至門見青油小車駕
以白牡左右從者七人扶生上車出大戶指古槐穴而
去使者即驅入穴中生意頗甚異之不敢致問忽見山
川風候草木道路與人世甚殊前行數十里有郭郭城
堞車輿人物不絕於路生左右傳車者傳呼甚嚴行者
亦爭避於左右又入大城朱門重樓樓上有金書題曰
大槐安國執門者趨拜奔走旋有一騎傳呼曰王以驕
馬遠降令且息東華館因前導而去俄見一門洞開生

降車而入彩檻彫楹華木珍果列植於庭下几案茵褥
簾幃肴膳陳設於庭上生心甚自悅復有呼曰右相且
至生降階祇奉有一人紫衣象簡前趨賓主之儀敬盡
焉右相曰寡君不以倣國遠僻奉迎君子託以姻親生
曰某以賤劣之軀豈敢是望右相因請生同詣其所行
可百步入朱門矛戟斧鉞布列左右軍吏數百辟易道
側生有平生酒徒周旋者亦趨其中生私心悅之不敢
前問右相引生升廣殿御衛嚴肅若至尊之所見一人
長大端嚴居正位衣素練服簪朱華冠生戰慄不敢仰

視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令尊命不棄小國許令
次女瑤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詞王曰且
就賓宇續造儀式有頃右相亦與生偕還館舍生思念
之意必以爲父在邊將因投虜中不知存亡將謂父北
蕃交遜而致茲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是父羔鴈幣帛
威容儀度妓樂絲竹肴膳燈燭車騎禮物之用無不咸
備有羣女或稱華陽姑或稱清溪姑或稱上仙子或稱
下仙子若是者數輩皆侍從數十冠翠鳳冠衣金霞帔
綵碧金鈿目不可視邀遊戲樂往來其門爭以淳于郎

爲戲弄風態妖麗言詞巧艷生莫能對復有一女謂生
曰昨上巳日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於天竺院觀石
延舞婆羅門吾與諸女坐北牖石榻上時君少年亦解
騎來看君獨強來親洽言調笑謔吾與瓊英妹結絳巾
挂於竹枝上君不憶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於孝
感寺侍上真子聽契元法師講觀音經吾於謁下捨金
鳳釵兩隻上真子捨水犀合子一枚時君亦謁筵中於
師處請釵合視之賞歎再三嗟異良久顧余輩曰人之
與物皆非世間所有或問吾氏或訪吾里吾亦不答情

意戀戀矚盼不捨君豈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羣女曰不意今日與此君爲眷屬復有三人冠帶甚偉前拜生曰奉命爲駙馬相者中一人與生且故生指曰子非馮翊田子華乎對曰然生前執手敘舊久之生謂曰子何以居此子華曰吾放遊獲受知於右相武成侯段公因欠棲託生復問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華曰周生貴人也職爲司隸權勢甚盛吾數蒙庇護言笑甚懽俄傳聲曰駙馬可進矣子取劍佩冕服更衣之子華曰不意今日獲覩盛禮故無以相忘也有仙姬

數十奏諸異樂婉轉清亮曲調悽悲非人間之所聞听有執燭引導者亦數十左右見金翠步障彩碧玲瓏不斷數里生端坐車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華數言笑以解之向者羣女姊妹各乘鳳翼輦亦往來其間至一門號修儀宮羣仙姊妹亦紛紛在側令生降車輦拜揖讓升降一如人間徹障去扇見一女子云號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儼若神仙交歡之禮頻亦明顯生自爾情義日洽榮耀日盛出入車服遊宴賓御次於王者王命生與羣寮備武衛大獵於國西靈龜山山阜峻秀川

潭廣遠林樹豐茂飛禽走獸無不蓄之師徒大獲竟夕而還生因他日啟王曰臣頃結好之日大王云奉臣父之命臣父頃佐邊將用兵失利陷沒胡中爾來絕書告十七八歲矣王既知所在臣請一往拜觀王遽謂曰親家翁職守北土信問不絕卿但具書狀知聞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饋賀之禮一以遺之數夕還答生驗書本意皆父平生之跡書中憶念教誨情意委曲皆如昔年復問至親戚存亡閭里興廢復言路道乖遠風烟阻絕詞意悲苦言語哀傷又不令生來觀云歲在丁丑當與汝

相見生捧書悲咽情不自堪他日妻謂生曰子豈不思爲官乎生曰我放蕩者不習政事妻曰卿但爲之余當奉贊妻遂白於王累日謂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守黜廢欲藉卿才可曲屈之便與小女同行生敦授教命王遂敕有司備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錦繡箱奩僕妾車馬列於廣衢以饒公主之行生少遊俠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悅因上表曰臣將門餘子素無藝術猥當大任必敗朝章自悲負乘坐致覆餗今欲廣求賢哲以贊不逮伏見司隸潁川周弁忠亮剛直守法不回有昆佐之器

處士馮翊田子華清慎通變達政化之源二人與臣有
十年之舊備知才用可託政事周請署南柯司憲田請
署司農庶使臣政績有聞憲章不紊王並依表以遣之
其父王與夫人餞于國南王謂生日南柯國之大郡土
地豐穰民物豪盛非惠政不能治之况有周田二贊卿
其勉之以副國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剛好酒加
之少年爲婦之道貴乎柔順爾善事之吾無憂矣南柯
雖封境不遙晨昏有間今日睽別寧不沾巾生與妻拜
首南去登車擁騎言笑甚歡累夕達郡郡有官吏僧道

耆老音樂車輦武衛鑾鈴爭來迎奉人物嗔咽鐘鼓誼
譁不絕十數里見雉堞臺觀佳氣鬱鬱人大城門門亦
有大榜題以金字曰南柯郡城見朱軒紫戶森然深邃
生下車省風俗療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
郡二十載風化廣被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生祠守土
甚重之賜食邑錫爵位居台輔周田皆以政治著聞遷
遷顯職生二男二女男以門蔭授官女亦聘于王族榮
耀顯赫一時之盛代莫比之是歲有檀羅國者來伐是
郡王命生練將訓師以征之乃表周弁將兵三萬以拒

賊之衆於瑤臺城，并剛勇輕敵，師徒敗績，并單騎裸身，潛遁夜歸城，賊亦收輜重鎧甲而還。生因囚，并以請罪。王並捨之。是月，司憲周并疽發背，卒。生妻公主邁疾，旬日又薨。生因請罷郡護喪赴國，王許之。便以司農田子華行南柯太守事。生哀慟發引，威儀在塗，男女叫號，人吏奠饌，攀轅遮道者不可勝數。遂達于國，王與夫人素衣哭於郊，候靈輿之至。諡公主曰順儀，公主備儀仗羽葆，鼓吹葬於國東十里盤龍岡。是月，故司憲子榮信亦護喪赴國。生久鎮外藩，結好中國，貴門豪族靡不是洽。

自罷郡還國，出入無恒，交游賓從咸福。曰：盛王意疑已，之時有國人上表云：元象謫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廟崩壞，釁起他族，事在蕭墙。時議以生侈僭之應也。遂奪生侍衛，禁生游從處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無敗政，流言怨悖，鬱而不樂。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親二十餘年，不幸小女夭札，不得與君子偕老，良用痛傷。夫人因留孫自鞠育之。又謂生曰：卿離家多時，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留此，無以爲念。後三年當令迎生。生曰：此乃家矣，何更歸焉？王笑曰：卿本人間家，非在此生。

忽若昏睡，嘗然久之，方乃發悟前事，遂流涕請還王顧。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至大戶外，見所乘車甚劣，左右親使御僕，遂無一人。心甚歡異。上牛車行可數里，復出天城，宛是昔年東來之途。山川原野依然如舊。所送二使者甚無威勢，生逾快。快問使者曰：「廣陵郡何時可到？」一使謳謔自若，強之乃答曰：「少頃卽至。」俄出一穴，見本里閭巷，不改往日。潛然自悲，不覺流涕。二使者引生下車，入其門，升自階，已身臥於堂東廡之下。生甚驚，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

姓名數聲，生遂發悟如初。見家之僮僕擁篲於庭，二客濯足於楊斜日，未隱於西垣。餘樽尚湛於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生感念嗟歎，遂呼二客而語之。客駭因與生出外尋槐下穴。生指曰：「此卽夢中所經入處。」二客將謂狐狸木媚之所爲祟，遂命僕夫荷斤斧，斷擁腫，折查枿，尋穴究源。旁可表丈有大穴，洞然明朗，可容一榻。根上有積土壤，以爲城郭臺殿之狀。有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小臺，其色若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未首，長可三寸。左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是其王矣。卽槐安

國都也。又窮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轉方平，亦有土城，小樓羣蟻亦處其中，卽生所領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磅礴空墟，嵌空異狀，中有一腐龜板，大如斗，積雨浸潤，小草叢生，繁茂翳薈，掩映振鼓，卽生所獵靈龜山也。又窮一穴，東去丈餘，古根盤屈若龍虺狀，中有小土壤，高尺餘，卽生所葬妻龍岡之墓也。追想前事，感歎於懷，披穴窮跡，皆符所夢，不欲二客壞之，還令掩塞。如舊是夕，風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羣蟻，莫知所去。故先言國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矣。復念檀蘿征伐之事。

又請二客訪跡於外宅東一里，有古澗，澗側有大檀樹，一株藤蘿擁織，上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羣蟻，隱聚其間。檀蘿之國，豈非此耶？嗟乎，蟻之靈異，猶不可窮。況山藏水伏之大者，所變化乎？時生酒徒，用弁田子華，並居六合縣，不與生過從，旬日矣。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華亦寢疾於牀，生感南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遂棲心道門，絕棄酒色。後三年，歲在丁丑，亦終於家。時年四十七。將符宿契之限矣。公佐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吳之洛，憩泊淮浦，偶覩淳于生夢，詢訪

遺跡翻覆再三事皆據實輒編錄成傳以資好事雖稽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貪生冀將為戒後之君子幸以南柯為偶然無以名位驕於天壤間云

南柯記終

枕中記

唐李泌撰

開元十九年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設榻施席擔囊而坐俄有邑中少年盧生衣短裘乘青駒將適干田亦止邸中與翁接席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裝弊褻乃歎曰大丈夫生世不諧而困如是乎翁曰觀子膚極腴體胖無恙談諧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荷生耳何適之為翁曰此而不適於何為適生曰富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茂而

家用肥然後可以言其適吾志於學而游於藝自惟當年朱紫可拾今已過壯室猶勤出畝非困而何言詎目昏思寐是時主人蒸黃梁爲饌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此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窳而竅其兩端生俯首就之寐中見其竅大而明若可處舉身而入遂至其家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而產甚殷由是衣裘服御日以華侈明年舉進士登甲科解褐授校書郎應制舉授渭南縣尉遷監察御史起居舍人爲制誥三年卽真出典同州尋轉陝州生好土功自陝西開河八十里以

濟不通邦人賴之立碑頌德遷汴州嶺南道採訪使入京爲京兆尹是時神武皇帝方事夷狄吐蕃新諾羅龍莽布攻陷瓜沙節度使王君奭新被敗死河湟震恐帝思將帥之任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隴右節度使大破戎虜斬首級開地九百里築三大城以防要害北邊賴之以石紀功焉歸朝策勳恩禮極崇轉御史大夫吏部侍郎物望清重羣情翕習大爲當時宰相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端州刺史三年徵還除戶部尚書未幾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掌

大政十年嘉謀密命一日三接猷替啟沃號爲賢相同
列者害之遂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下獄府吏引徒
至其門追之甚急生惶駭不測泣謂妻子曰吾家本山
東良田數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復衣
短裘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刃欲自裁其妻
救之得免其罪者皆死生獨有中人保護得減死論出
授驪牧數歲帝知其寃復起爲中書令封趙國公恩旨
殊渥備極一時生有五子傳倜儻位倚傳爲考功員外
儉爲侍御史位爲大常丞倜儻子倜儻賢年二十四爲右

補闕其姻媾皆天下族望有孫十餘人凡兩宮尊表再
登台鉉出入中外迥翔臺閣三十餘年間崇盛赫奕一
時無比末節頗奢蕩好逸樂後庭聲色皆第一前後賜
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老屢乞骸骨不
許及病中人候望接踵於路名醫上藥畢至焉將終上
疏曰臣本山東書生以田圃爲娛偶逢聖運得列官序
過蒙榮獎特受鴻私出擁旄鉞入昇鼎輔周旋中外綿
歷卅年有忝恩造無裨聖化負乘致寇履薄臨兢日正
一日不知老之將至今年逾八十位歷三公鐘漏並歇

筋骸俱弊，彌留沈困，殆將溘盡。顧無誠效，上答休明，空負深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恋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詔。曰：卿以俊德作朕元輔，出雄藩垣，入贊繡殿，昇平二紀，實卿是賴。比因疾累，日謂痊除，豈遽沈頓。良深憫默。今遣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針灸，為朕自愛。謹冀無妄期于有喜，其夕卒。盧生欠伸而寤，見方偃于邸中。顧呂翁在旁，主人蒸黃梁，尚未熟。觸類如故，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耶？翁笑謂曰：人世之事，亦猶是矣。生慨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數，得喪之理，生死之情，盡

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

枕中記終

枕中記

四

五集

酉陽雜俎卷上

唐、段成式撰

凡節、守國用玉節、守都鄙用角節、使山邦用虎節、土邦
 用人節、澤邦用龍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
 旌節、古者安平用璧、典事用圭、成功用璋、邊戎用珩、戰
 鬪用璩、城圍用環、災亂用雋、大旱用龍、龍節也大喪用
 琮、

北朝婚禮、青布幔為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於此交拜
 迎婦、夫家領百餘人或十數人、隨其奢儉、挾車俱呼新

婦子催出來，至新婦登車，乃止。壻拜閣曰：婦家親賓，婦女畢集，各以杖打聳為戲樂。至有大委頓者。聳說文云：即壻字。北朝婦人常以冬至日進履鞅及鞮，正月進箕帚，長生花立春進春書，以青繒為鞮，刻龍像銜之，或為蝦蟇。五月進五時圖，五時花施帳之上。是日又進長命縷，宛轉繩皆結為人像，帶之。夏至日進扇及粉脂囊，皆有辭。秦漢以來，於天子言陛下，於皇太子言殿下，將言麾下，使者言節下，轂下，二千石長史言閣下，父母言膝下，通類相言於足下。

僧一行博覽無不知，尤善於數。鈎深藏往，當時學者莫能測。幼時家貧，隣有王姥，前後濟之數十萬。及一行開元中，承上敬遇，言無不可。常思報之，尋王姥兒犯殺人罪，獄未具，姥訪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酬也。明君執法，難以請情。一日求如何，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大瓮於中，又密選常口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奴

西陽雜俎 卷上 五集
如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群豕至，奴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寘瓮中，覆以木蓋，封於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寸，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元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則隕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係乎釋門，以瞋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元宗從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成式。以此事頗

怪然大傳衆口，不得不著之。

太和中，鄭仁本表弟不記姓名，常與一王秀才遊嵩山，捫蘿越澗，境極幽曠，遂迷歸路。將暮，不知所之。徒倚聞，忽覺叢中鼾睡聲，被榛窺之，見一人布衣甚潔白，枕一襍物方睡熟，即呼之曰：「某偶入此徑，迷路，君知向官道否？」其人舉首略視，不應。復寢，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顧曰：「來此二人，因就之，且問其所自。其人笑言：『一日，君知月乃七寶合成，平月勢如丸，其影日爍，其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子即一數。因開襍，有斤鑿數事，玉屑飯

兩裹授與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耳
乃起二人指一支徑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
鄴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粒稍大味如菱杜瓊作
重思賦曰霏霏春暮翠矣重思雲氣交被嘉穀應時
孫思邈嘗隱終南山與宣律和尚相接每來往互奉宗
旨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
燈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宣律和尚求救曰
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腦將
爲藥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護宣公

辭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因至思邈石室
求救孫謂曰我知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千首爾傳與予
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因無所
恡有頃持方而至孫曰爾第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
忽漲數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孫復著千金方三千卷
每卷入一方人不得曉及卒後時有人見之元宗幸蜀
夢思邈乞武都雄黃乃命中使齎十斤送於峨眉頂上
中使上山未半見一人幅巾被褐鬚鬢皓白二童青衣
九髻夾侍立屏風側手指大盤石曰可致藥於此上有

表錄上皇帝使視石上朱書百餘字遂錄之隨寫隨滅寫畢上無復字矣須臾白氣漫起因忽不見

同州司馬裴沆常說再從伯自洛中將往鄭州在路數日晚程偶下馬覺道左有人呻吟聲因披蒿萊尋之荆叢下見一病鶴垂翼俛味翅關上瘡壞無毛且異其聲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數十步而至謂曰郎君年少豈解哀此鶴耶若得人血一塗則能飛矣裴頗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請刺此臂血不難老人曰君此志甚勁然須三世是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葫蘆生三

世是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可能卻至洛中于葫蘆生乎裴欣然而返未信宿至洛乃訪葫蘆生具陳其事且拜祈之葫蘆生初無難色開襖取一石合大若兩指緩針刺臂滴血下滿其合按裴曰無多言也及至鶴處老人已至喜曰固是信士及令盡其血塗鶴言與之結緣復邀裴曰我所居去此不遠可少留也裴覺非常人以丈人呼之因隨行纔數里至一庄竹落草舍庭廡狼藉裴渴甚求茗老人指一土龕其中有少漿可就取裴視龕中有一杏核一扇如笠滿中有漿漿色正白乃力

舉飲之不復饑渴漿味如杏酪裴知隱者拜請為奴僕
老人曰君有世間微祿縱往亦不終其志賢叔真有所
得吾久與之遊君自不知今有一信憑君必達因裹一
襪物大如菱椀戒無竊開復引裴視鶴鶴所損處毛已
生矣又謂裴曰君向飲杏漿當哭九族親盡且以酒色
為誠也裴還洛中路悶其附信將發之襪四角各有赤
虵出頭裴乃止其叔得信即開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升
餘其叔後因遊王屋不知其終裴壽至九十七矣
明經趙業貞元中選授巴州清化縣令失志成疾惡明

不飲食四十餘日忽覺室中雷鳴頃有赤氣如鼓輪轉
至牀騰上當心而住初覺精神遊散如夢中有朱衣平
幘者引之東行出山斷處有水東西流人甚衆久立視
又之東行一橋飾以金碧過橋北入一城至曹司中人
吏甚衆見妹聳賈奕與已爭煞牛事疑是冥司遽逃避
至一壁間牆如黑石高數丈聽有呵喝聲朱衣者遂領
入大院吏通曰司命過人復見賈奕因與辯對奕固執
之無以自明忽有巨鏡徑丈虛懸空中仰視之宛見賈
奕鼓刀趙負門有不忍之色奕始伏罪朱衣人又引至

司人院一人被褐帔紫霞冠狀如尊像責曰何故竊撥
僕頭二事在滑州市隱椽子三升因拜之無數朱衣者
復引出謂曰能遊上清乎乃共登一山下臨流水其水
懸注騰沫人隨流而入者千萬不覺身亦隨流良久住
大石上有青白暈道朱衣者變成兩人一道之一促之
乃升石崖上立坦然無塵行數里旁有草如紅藍莖葉
密無刺其花拂然飛散空中又有草如苣附地亦飛花
初出如馬勃破大如疊赤黃色過此見火如山橫巨天
候燄絕乃前至大城城上重譙街列菓樹仙子爲伍迭

認鼓樂仙姿絕世凡歷三重門丹艸交煥其地及壁澄
光可鑑上不見天若有絳暈都覆之正殿三重悉列尊
像見道士一人如舊相識趙求爲弟子不許諸樂中如
琴者長四尺九絃近頭尺餘方廣中有兩道橫以變聲
又如一酒榼三絃長三尺腹面上廣下狹背豐隆頃有
過錄乃引出闕南一院中有絳冠紫霞帔命與二朱衣
人坐廳事乃命先過戊申錄錄如人間詞狀首冠人生
辰次言姓名年紀下注生月日別行橫布六旬甲子所
有功過日下具之如無卽書無事趙自規其錄姓名生

辰日月一無差錯也。過錄者數盈億兆。朱衣人言每六十年天下人一過錄以考校善惡。增損其筭也。朱衣者引出北門至向路。執手別曰：遊此是子之魂也。可尋此行勿返。顧當達家矣。依其言行稍急。蹶倒如夢覺。死已七日矣。趙著魂遊上清記敘事甚詳悉。

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憩蘭若中。覺桃香異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人施二桃。因從經案下取出。獻論大如飯椀。時饑盡食之。核大如鷄卵。論因詰其所。自僧笑向實。謬言之。此桃去此十餘里。道路危險。貧道

偶行脚見之。覺異。因掇數枚。論曰：今去騎從與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導論北去。荒榛中經五里許。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論志決往。乃依僧解衣戴之。而浮登岸。又經西北。涉二小水。上山越澗數里。至一處。布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數百株。幹掃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論與僧各食一蒂。腹果然矣。論解衣將盡力包之。僧曰：此或靈境。不可多取。貧道嘗聽長老說。昔日有人亦嘗至此。懷五六枚。迷不得出。論亦疑僧非常。取兩箇而返。僧切戒論不得言論。至州使招僧。僧已逝矣。

邢和璞偏得黃老之道善心筭作穎陽書疏有叩奇旋
 入空或言有草初未嘗觀成式見山人鄭昉說崔司馬
 者寄居荊州與邢有舊崔病積年且死心常恃於邢崔
 一日覺臥室北墻有人斲聲命左右視之都無所見臥
 室之北家人所居也如此七日斲不已墻忽透明如一
 粟問左右復不見經一日穴大如盤崔窺之墻外乃野
 外耳有數人荷鋤鑿立於穴前一日崔問之皆云邢真
 人處分開此司馬厄重倍費功力有頃導騶五六悉平
 憤朱衣辟曰真人至見邢輿中白帽垂綬執五明扇侍

衛數十去穴數步而止謂崔曰公筭盡僕為公再三論
 得延一紀自此無苦也言畢壁如舊旬日病愈又會居
 終南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隨焉伐薪汲泉
 皆是名士邢嘗謂其徒曰三五日有一異客君等可為
 予辨一味也數日備諸水陸遂張筵於一亭戒無妄窺
 衆皆閉戶不敢警歎邢下山延一客長五尺濶三尺首
 居其半緋衣寬博橫執象笏其睫疎揮色若削瓜鼓髯
 大笑吻角侵耳與邢劇談多非人間事故也崔曙不耐
 因走而過庭客熟視顧邢曰此非泰山老師乎邢應曰

西陽雜俎 卷一
是客復曰更一轉則失之千里可惜及暮而去邢命崔
曙謂曰向客上帝戲臣也言太山老師君頗記無崔垂
泣言某實太山老師後身不復憶幼常聽先人言之房
瑄太尉祈邢等終身之事邢言若來由東南止西北祿
命卒矣降魄之處非館非寺非途非署病起于魚殮休
材龜茲板後房自袁州除漢州及罷歸至閬州舍紫極
宮適雇工治木房怪其木理成形問之道士稱數月前
賈客施數段龜茲板今治爲屠蘇也房始憶邢之言有
頃刺史具鱠邀房歎曰邢君神人也乃具白于刺史且

以龜茲板爲托其夕病鱠而終

秀才權同休友人元和中下第旅遊蘇湖間遇疾貧窘
走使者本村塾人僱已一年矣疾中思甘豆湯令其市
甘草僱者久而不去但具火湯水秀才且意其怠于祇
承復見折樹枝盈握仍再三槎之微近火上忽成甘草
秀才心大異之且意必有道者良久取簾沙數掬按按
已成豆矣及湯成與甘豆無異疾亦漸差秀才謂曰余
貧迫若此無以寸步因褫垢衣授之可以此辦少酒肉
予將會村老丐少道路資也僱者微笑此固不足辦某

當營之乃斫一枯桑樹成數筐札聚于盤上喫之悉成
牛肉復汲數瓶水頃之乃旨酒也村老皆醉飽獲束縑
三千秀才方慙謝僱者曰某本驕雅不識道者今返請
爲僕僱者曰予固異人有少失謫于下賤合役于秀才
若限未足復須力于它人請秀才勿變常庶卒某事也
秀才雖諾之每呼指色上面蹙蹙不安僱者乃辭曰秀
才若此果妨某事也因說秀才修短窮達之數且言萬
物無不可化者唯淤泥中朱漆筋及髮藥力不能化因
去不知所之也

寶歷中荊州有廬山人常販燒朴石灰往來于白湫南
草市時時微露奇跡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將從
之遊乃頻市其所貨設菓茗詐訪其利息之術盧覺竟
謂曰觀子意似不在所市意有何也趙乃言竊知長者
埋形隱德洞過蒼龜願垂一言盧笑曰今日驗君主人
午時有非常之禍也若是吾言當免君可告之將午當
有匠餅者負囊而至囊中有錢二千餘而必非意相干
也可閉門戒妻孥勿輕應對及午必極罵須盡家臨水
避之若爾徒費三千四百錢也時趙停於百姓張家卽

遽歸語之張亦素神盧生乃閉門伺之欲午果有人狀如盧所言叩門求糴怒其不應因蹴其門張重箠捍之少頃聚人數百張乃自後門率妻孥迴避差午其人乃去行數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其所爲妻痛切乃號適張所誣其夫死有自官不能評衆具言張閉戶逃避之狀識者謂張曰汝固無罪可爲辦其死張欣然從斷其妻亦喜及市榷就舉正當二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盧不耐竟潛逝至復州界維舟于陸奇秀才庄門或語陸盧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謁陸時將入

京投相知因請沃疑盧曰君今年不可動憂旦夕禍作君所居堂後有錢一甌覆以板非君有也錢主今始三歲君慎勿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矍然謝之及盧生去水波夫定陸笑謂妻子曰盧生言若是吾更何求乎乃命家童鋤其地未數尺果遇板撤之有巨瓮散錢滿焉陸喜其妻以裙運紉草貫之將及一萬兒女忽暴頭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乎因奔馬追及且謝違戒盧生怒曰君用之必禍骨肉骨肉與利輕重君自度也棹舟去之不顧陸馳歸醮而瘞焉兒女豁愈

西陽雜俎 卷上
矣。盧生到復州，又常與數人閑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帶酒氣，逆鼻。盧生忽叱之曰：「汝等所爲不悛，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曰：「不敢。」其侶訝之。盧曰：「此輩盡劫江賦也，其異如此。」趙元和言：「盧生狀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見其飲食。」嘗語趙生曰：「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道者得隱形術，能不試二十年，可易形名曰脫離。後二十年名籍於地仙矣。」又言：「刺客之死，屍亦不見，所論多奇怪，蓋神仙之流也。」

子頤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見于于性快，見其拜伏。

遲緩，不甚知書生。別日遊譙，不得復進，王殊怏怏。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矣。予有一藝，自古無者，今將歸。且荷公見待之厚，今爲一設，遂指曾所居，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纜，運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連擊鼓子，筒有蠅虎子數十，分行而出，分爲二隊，如對陣勢。每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乃行入筒中。曾觀之大駭，方言於于公。王已潛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

獲

雲安井自大江派別派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清如鏡舟楫無虞近江十五里皆灘石險惡難于泐泐天師翟乾祐念商旅之勞於漢城山上結壇致召追命群龍凡一十四處皆化爲老人應召而止乾祐諭以灘波之險害物勞人使皆平之一夕之間風雷振擊一十四里盡爲平潭矣惟一灘仍舊龍亦不至乾祐復嚴敕神吏追之又三日有一女子至焉因責其不伏應召之意女子曰某所以不來者欲助天師廣濟物之功耳且富商

大賈力皆有餘而備力負運者力皆不足雲安之貧民自江口負財貨至近井潭以給衣食者衆矣今若輕舟利涉平江無虞卽邑之貧民無備負之所絕衣食之路所困者多矣余寧險灘波以贍備負不可利舟楫以安富商所以不至者理在此也乾祐善其言因使諸龍皆復其故風雷頃刻而長灘如舊天寶中詔赴上京恩遇隆厚歲餘還故山尋得道而去

元宗既召見一行謂曰師何能對曰惟善記覽元宗因詔掖庭取宮人籍以示之周覽既畢覆其本記念精熟

西陽雜俎 卷一
如素所習讀數幅之後元宗不覺降御榻爲之作禮呼
爲聖人先是一行旣從釋氏師事普寂於嵩山師嘗設
食于寺大會群僧及沙門居數百里者皆如期而至聚
且千餘人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於嵩山因請鴻爲
文讚嘆其會至日鴻持其文至寺其師受之致於几案
上鐘梵旣作鴻請普寂曰某爲文數千言况其字僻而
言怪盍於群僧中選其聰悟者鴻當親爲傳授乃令召
一行旣至伸紙微笑止于一覽復致於几上鴻輕其疎
脫而竊怪之俄而群僧會于堂一行攘袂而進抗音興

裁一無遺忘鴻驚愕久之謂寂曰非君所能教導也當
從其遊學一行因窮太衍自此訪求師資不遠數千里
嘗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步門有流水一行
立於門屏間聞院中僧於庭布筭其聲簌簌旣而謂其
徒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筭法已合到門豈無人道達
耶卽除一筭又謂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
承言而人稽首請法盡受其術焉而門水舊東流今忽
改爲西流矣邢和璞嘗謂尹惜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
洛下閎造大衍歷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

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太衍歷正在差謬則洛下閎
之言信矣又嘗詣道士尹崇借揚雄太元經數日復詣
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深遠吾尋之數年尚不能曉
吾子試更研求何遽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
太衍立圖及義訣一卷以示崇崇大嗟服曰此後生顏
子也至開元末裴寬爲河南尹深信釋氏師事普寂禪
師日夕造焉居一日寬詣寂寂云方有小事未暇欵語
且請遲回休憩也寬乃屏息止於空室且寂潔正堂焚
香端坐坐未久忽聞叩門連云天師一行和尚至矣一

行人詣寂作禮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但額云無不
可者語訖禮禮訖又語如是者三寂惟云是是無不可
者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室自闔其戶寂乃徐命弟子云
遣鐘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行如其言滅
度後寬乃服衰經葬之自徒步出城送之
李叔詹常識一范陽山人停於私第時語休咎必中兼
善推步禁咒止半年忽謂李曰某有一藝將去欲以爲
別所謂水畫也乃請後堂廳上掘地爲池方丈深尺餘
泥以麻灰日沒水滿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硯先援筆

叩齒良久乃縱筆毫水上就視但見水色渾渾耳經二日榻以禪絹四幅食頃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李驚異苦詰之惟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沉散而已

高瑀在蔡州有軍將田知廻易折欠數百萬廻至外縣去州三百餘里高方令錮身勘田憂迫計無所出其類因爲設酒食開解之坐客十餘中有稱處士皇甫元真者衣白苧鵝羽貌甚都雅衆皆有寬勉之辭皇甫但微笑曰此亦小事衆散乃獨留謂田曰予嘗遊海東獲二

寶物當爲君解此難田謝之請具車馬悉辭行甚疾其晚至州舍于店中遂晨謁高高一見不覺敬之因請高曰元真此來特從尙書乞田性命高遽曰田欠官錢非瑀私財如何皇請避左右某於新羅獲一巾子辟塵欲獻此贖田卽於懷內探出授高高纔執已覺體中虛涼驚曰此非人臣所有且無價矣田之性命恐不足酬也皇甫請試之翌日因宴於郭外時久旱埃塵且甚高顧視馬尾鬣及左右騮卒數人並無纖塵監軍使覺問高何事尙書獨不塵矣豈遇異人獲至寶乎高不敢隱監

軍不悅因求見處士高乃與俱往監軍戲曰道者獨知有尙書乎更有何寶願得一觀皇甫具述救田之意且言藥出海京今餘一針力弱不及巾可令一身無塵監軍拜請曰獲此足矣皇卽於巾上抽與之針金色大如布針監軍乃劄於巾試之驟於塵中塵唯及馬驂尾焉高與監軍日日禮謁將討其道要一夕忽失所在矣梁劉孝儀食鯖鮪曰五侯九伯令盡征之魏使崔劼李騫在坐劼曰中丞之任未應已得分陝騫曰若然中丞四履當至穆陵孝儀曰鄴中鹿尾乃酒肴之最劼曰生

魚熊掌孟子所稱雞跖猩唇呂氏所尙鹿尾乃有奇味竟不載書籍每用爲怪孝儀曰實自如此或是古今好尙不同梁賀季曰青州蟹黃乃爲鄭氏所記此物不書未解所以騫曰鄭亦稱益州鹿但未是珍味何胤後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腊糖蟹使門人議之學士鍾岷議曰鮓之就腊驟於屈伸而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惻怛至於車螯母蠟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唇吻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榮不悴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而何異故

西陽雜俎 卷之十一
宜長充庖厨，永爲口實。後梁韋琳，京兆人，南遷于襄陽。天保中，爲舍人，涉獵有才藻，善劇談，常爲鮑表以譏刺。時人其詞曰：臣鮑言，伏見除書，以臣爲粽。一日熬將軍，油蒸校尉，臚州刺史，脯腊如故，肅承將命，含灰屏息，馮籠臨鼎，載兢載惕，美愧夏鱸，味慚冬鯉，常懷鮑腹之誚，每懼鼈巖之譏，是以激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臨，曲蒙鈞拔，遂得超升綺席，忝預玉盤，遠厠坻筵，猥頒象箸，澤覃紫腴，恩加黃腹，方當鳴鳶動往，紆蘇佩，標輕瓢纒動，則樞盤如煙，濃汁暫停，則蘭肴成列，宛轉綠，

之中，造適朱唇之內，銜恩噬澤，九殞勿辭，無任屏營之誠，謹列銅鑄門，奉表致謝，以聞。詔答曰：省表具知，卿池沼縉紳，陂渠俊乂，穿蒲入苻，肥滑有聞，允堪茲選，無勞謝也。

李彥佐在滄吳，太和九年，有詔浮陽兵北渡黃河，時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水延舟，冰觸舟，舟覆，詔失，李公驚懼，不寢食六日，鬚髮暴白，至貌侵膚，從事亦訝其儀形也，乃令津吏不得詔盡死，吏懼，且請公一祝，沉浮於河，吏馮公誠明，以死索之，李公乃令具爵酒，言祝傳

語詰河伯其旨曰明天子在上川瀆山岳祝史咸秩予境之內祀未嘗匱爾河伯洎鱗之長當衛天子詔何反溺之予或不獲予齋告于天天將謫爾吏酌冰辭已忽有聲如震河水中斷可三十丈吏知公精誠已達乃沉鈎索一一鈎而出封角如舊唯篆印微濕耳李公所至令務嚴簡惟誠於物著於官下如河水色渾駛流大大與織芥頃而千里矣安有舟覆六日一酌而墜水陷一鈎而沉詔復得非枯誠之至乎

西陽雜俎卷上終

西陽雜俎卷下

唐 段成式撰

飲酒者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微則面赤也

脉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血勇怒而面赤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暗風氣多聾木氣多偃石

氣多力阻險氣多癭暑氣多殘雲氣多壽谷氣多痺邱

氣多疔衍氣多仁陵氣多會

百體中有懸針書垂露書秦王破冢書金鵲書虎爪書

倒薤書偃波書信幡書飛帛書縮書謬一云篆書制書

列書日書月書風書暑書蟲食葉書胡書蓬書天竺書
 楷書橫書芝英隸鐘隸鼓隸龍虎篆麒麟篆魚篆蟲篆
 鳥篆鼠篆牛書兔書草書龍草書狼書犬書雞書震書
 反左書行押書撮書景書半草書

歷城北一里有蓮子湖周環二十里湖中多蓮花紅綠
 間明乍疑濯錦又漁船掩映畧會疎布遠望之者若蛛
 網浮杯也魏袁翻曾在湖醮集泰軍張伯瑜詒公言向
 為血羹類不能就公曰取洛水必成也遂如公語果成
 時清河王怪而異焉乃詒公未審何義得爾公曰可思

湖日清河笑而然少之而實未解坐散語主簿房叔道曰
 湖日之事吾實未曉叔道對曰藕能散血湖日蓮子故
 令公思清河歎曰人不讀書其猶夜行二毛之叟不如
 白面書生

王彥威尚書在汴州二年夏旱時袁王傳季玘寓汴因
 宴王以旱為言季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醫四頭十
 石獲二枚每獲實以水浮二蛇醫以木蓋密泥之分置
 於閑處壅前後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已下十餘令執
 小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輟王如言試之一日雨

西陽雜俎 卷下
夜雨大注舊說龍與蛇師為親家焉

庚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也魏肇師曰古人託曲者多矣然鸚鵡賦彌衡潘尼二集並載奕賦曹植左思之言正同古人用意何至於此君房曰詞人自是好相採取一字不異良是後人莫辨魏尉瑾曰九錫或稱王粲六代亦言曹植信曰我江南才士今日亦無舉世所推如温子升獨擅鄴下常見其詞筆亦足稱是遠名近得魏收數卷碑製作富逸特是高才也

梁遣黃門侍郎明少遐秣陵令謝藻信威長史王績冲宣城王文學蕭愷兼散騎常侍袁狎兼通直散騎常侍賀文發宴魏使李騫崔劼温良畢少遐詠騫贈其詩曰蕭蕭一日蕭風簾舉依然可想騫曰未若燈花寒不結最附時事少遐報詩中有此語劼問少遐曰今歲奇寒江淮之間不乃冰凍少遐曰在此雖有薄冰亦不廢行不似河水一合便勝車馬狎曰河水上有狸跡便堪人渡劼曰狸當為狐應是字錯少遐曰是狐性多疑鼯性多懷狐疑猶豫因此而傳耳劼曰鵲巢避風雉去惡故

西陽雜俎 卷一 三 五集
乃是鳥之一長狐疑馳豫可謂獸之一短也

梁徐君房勸魏使尉瑾酒一噲即盡笑曰奇快瑾曰卿在鄴飲酒未嘗傾卮武州已來舉無遺滴君房曰我飲實少亦是習慣微學其進非有由然庾信曰庶子年之高卑酒之多少與時升降便不可得而度魏肇師曰徐君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未知方十復作若爲輕重

梁宴魏使魏肇師舉酒勸陳昭曰比席已後便與卿少時阻濶念此甚以悽眷昭曰我欽仰名賢亦何已也路中都不盡深心便復乖隔泣歎如何俄而酒至鸚鵡杯

徐君房飲不盡屬肇師肇師曰海蠶蜿蜒尾翅皆張非獨爲玩好亦所以爲罰卿今日真不得辭責信曰庶子好爲術數遂命更滿酌君房謂信曰相持何乃急肇師曰此謂直道而行乃非豆其之喻君房乃覆碗信謂瑾肇師曰適信家餉致濡醪酒數器泥封全但不知其味若爲必不敢先嘗謹當奉薦肇師曰每有珍藏多相費累顧更以多慚

寧王常獵于鄆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扁鎖甚固王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問其所自女言姓莫氏叔伯庄

居昨夜遇光火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動婉含
嘔治熊橫生王驚悅之乃載以後乘時慕犖者方生獲
一熊置柜中如舊鎖之時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
子女即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
奏鄠縣食店有僧二人以錢一萬獨賃店一日一夜言
作法事唯舁一柜入店中夜久臨牖有聲店戶人怪日
出不啟門撤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
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寧哥大能處置此僧也莫才
人能為秦聲當時號莫才人囀焉

一行公本不解奕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棋一局遂與
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承除語
則人人為國手

歷城房家園齊博陵君豹之山池其中雜樹森竦泉石
崇邃歷中被襪之勝也會有人折其桐枝者公曰何謂
傷吾鳳條自後人不敢復折公語叅軍尹孝逸曰昔李
倫金谷山泉何必踰此孝逸對曰曾詣洛西遊其故所
彼此相方誠如明教孝逸常欲還鄴詞人餞宿於此逸
為詩曰風淪歷城水月倚華山樹時人以此兩句比謝

靈運池塘十字焉

魏僕射收臨代七月七日登舜山徘徊顧眺謂主簿崔
曰吾所經多矣至於山川沃壤襟帶形勝天下各州不
能過此惟未審東陽何如崔對曰青有古名齊得舊號
二處山川形勢相似曾聽所論不能踰越公隨命筆爲
詩於時新故之際司存缺然求筆不得乃以五伯材畫
堂北壁爲詩曰述職無風政復路阻山河還思摩蓋日
留謝此山阿

梁宴魏使李騫崔劭樂作梁舍人賀季曰音聲感人深

也劭曰昔申喜聽歌恰然知其母理實精妙然也梁
主客王克曰聽音觀俗轉是精者劭曰延陵音聘上國
實有觀風之美季曰卿發此言乃欲挑戰騫曰請執鞭
弭與君周旋季曰未敢三舍劭曰數奔之事久已相謝
季曰車亂旗靡恐有所歸劭曰平陰之役先鳴已久克
曰吾方欲館穀而旌武功騫曰王夷師燔將以誰屬遂
共大笑而止樂欲訖有馬數十匹馳過未有闌人騫曰
若伯乃同趣馬詎非侵官季曰此乃貌似劭曰若值袁
紹恐不能免

王勃每爲碑頌先墨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一筆書之初不寫點時人爲之腹藁少夢人遺以丸墨盈袖李白名播海內元宗於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上不覺亡萬乘之尊因命納履白遂展足與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勢遽爲脫之及出上指白謂力士曰此人固窮相白前後三擬詞選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別賦及祿山反製胡無人言太白入月敵可摧及祿山死太白餓月衆言李白唯戲杜考功飯顆山頭之句段成式見李白祠亭上宴別杜考功詩今錄首尾曰我覺

秋興逸誰言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共晴空宜烟歸碧海夕雁度青天時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

薛平司徒常送太僕卿周皓上諸色人吏中來有一老人八十餘著緋皓獨問君屬此司多少時老人言某本藝正傷折天寶初高將軍郎君被人打下領骨脫某爲正之高將軍賞錢千萬兼特奏緋皓因領遣之唯薛覺皓顏色不足伺客散獨留從容謂周曰向卿問者緋老吏似覺卿不悅何也皓驚曰公用心如此精也乃去僕邀薛宿曰此事長可緩言之某年少常結豪族爲花柳

之遊竟畜亡命訪城名姬如蠅虻羶無不獲者時端恭坊有姬字夜來稚齒巧笑歌舞絕倫貴公子破產迎之予時數輩富於財更擅高會一日其母白皓曰某日夜來生日豈可寂寞乎皓與往還竟求珍貨合錢數六萬樂工賀懷智紀孩孩皆一時絕手局方合忽覺擊門聲皓不諱開良久折關而入有少年紫裘騎從數十萬語其母母與夜來泣拜詣客將散皓時氣方剛且恃扛鼎願從者敵因前讓其怙勢攘臂毆之踏于拳下遂突出時都亭驛所由魏貞有心義好養私名皓以情投之貞

乃藏於妻女間時有司追捉急切貞恐蹤露乃夜辦裝腰其白金數挺謂皓曰汴州周簡老義士也復與郎君當家今可依之且宜謙恭不怠周簡老蓋大俠也見魏貞書甚喜皓因拜之爲叔遂言狀簡老命居一船中戒無妄出供與極厚居歲餘忽聽船上哭泣聲皓潛窺之見一少婦縞素甚美與簡老相慰其父簡老忽至皓處問君婚未某有表妹嫁於甲甲卒無子今無所歸可事君子皓拜謝之卽夕其表妹歸皓有女二人男一人猶在舟中簡老忽語皓事已息君貌寢必無人識者可遊

江淮乃贈百餘千，皓號哭而別。簡老尋卒，皓官已達。簡老表妹尚在，兒娶女嫁，將四十餘年，人無所知者。適彼老吏言之，不覺自媿。不知君子察人之微，有人親見，薛司徒說之也。

明皇封禪泰山，張說爲封禪使，說女婿鄭鎰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鎰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元宗見鎰官位騰躍，恠而問之，鎰無詞以對。黃旛綽曰：此泰山之力也。

于襄陽頓在鎮時，遇人劉某人，京逢一舉人年二十許。

言語明悟，同行數里，意甚相得。因藉草，劉有酒，傾數盃。

日暮，舉人指支涇曰：某弊止從此數里，能左顧乎？劉辭

以程期，舉人因賦詩：流水涓涓芹芡_吐，吐日芽織鳥雙飛。

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至明年，劉

歸襄州，尋訪舉人，殯宮存焉。

顧况喪一子年十七，其子魂遊恍惚如夢，不離其家。顧悲傷不已，因作詩吟之，且哭。詩云：老人喪其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聽之感慟，因自誓：忽若作人，當再爲顧家子。經日如被人執至一處，若縣

吏者斷令託生顧家復都無所知忽覺心醒開目認其屋宇兄弟親滿側唯語不得當其生也已後又不記年至七歲其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方敘前生事歷歷不悞弟妹小名悉遍呼之抑知羊叔子之事非怪也卽進士顧非熊成式常訪之涕泣爲成式言釋氏處胎經言人之住胎與此稍差

相傳云釋道欽住徑山有問道者率爾而對皆造宗極劉忠州晏嘗乞心偈令執鑪而聽再三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三尺童子皆知

之百歲老人行不得至今以爲名理予讀梁元帝雜傳云晉惠末洛中沙門耆域蓋得道者長安人與域食於長安寺流沙人與域食於石人前數萬里同日而見沙門竺法行嘗稽首乞言域升高坐曰守口攝意心莫犯戒竺語曰得道者當授所未聽今有八歲沙彌亦以誦之域笑曰八歲而致誦百歲不能行嗟乎人皆敬得道者不知行卽是得

相傳云韓晉公滉在潤州夜與從事登萬歲樓方酣置杯不說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對在某街

詰朝命吏捕哭者訊之信宿獄不具吏懼罪守於屍側忽有大青蠅集其首因發髻驗之果婦私於隣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爲神吏問晉公晉公云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悼若強而懼者王充論衡云鄭子產晨出聞婦人之哭拊僕之手而聽有問使吏執而問之卽手殺其夫異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凡人於其所親愛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而懼知其姦也

續齊諧記云許彥於綬安山行遇一書生年二十餘臥

路側云足痛求寄鵝籠中彥戲言許之書生便入籠中籠亦不廣書生與雙鵝並坐負之不覺墮至一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薄設饌彥曰甚善乃於口中吐一銅盤盤中海陸珍羞方丈盈前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相隨今欲召之彥曰甚善遂吐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貌絕倫接膝而坐俄書生醉臥女謂彥曰向竊一男子同來欲暫呼願君勿言又吐一男子年二十餘明格可愛與彥叙寒溫揮觴共飲書生似欲覺女復吐錦行障障書生久而書生將覺女又吞男子獨對彥坐書生

徐起謂彥曰暫眠遂久留君日已晚當與君別還復吞此女子及諸銅盤悉納口中留大銅盤與彥曰無以藉意與君相憶也釋氏譬喻經云昔梵志作術吐出一壺中有女與屏處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復作術吐出一壺中有男子復與共臥梵志覺次第互吞之柱杖而去余以吳均嘗覽此事訝其說以爲至怪也

相傳天寶中中岳道士顧元績嘗懷金遊市中歷數年忽遇一人強登旗亭扛壺盡醉日與之熟一年中輸數百金其人疑有爲拜請所欲元績笑曰予燒金丹八轉

矣要一人相守忽一夕不言則濟吾事予察君神靜有膽氣將煩君一夕之勞或藥成相與期於太清也其人曰死不足酬德何至是也遂隨入中岳上峯險絕巖中有丹竈盆乳泉滴瀝亂松閉景元績取乾飯食之卽日上章封劉及暮授其一板云可擊此知更五更當有人來此慎勿與言也其人曰如約至五更忽有數鐵騎呵之曰避其人不動有頃若王者儀衛甚盛問汝何不避令左右斬之其人如夢遂生於大賈家及長成思元績不言之戒父母爲娶有三子忽一日妻泣君竟不言我

何用男女爲遂次第殺其子其人失聲豁然夢覺果破如震丹已飛矣釋元裝西域記云中天婆羅尼斯國鹿野東有一涸池名救命亦曰烈士昔有隱者於池側結庵能令人畜代形瓦礫爲金銀未能飛騰詣天遂築壇作法求一烈士曠歲不獲後遇一人於城中乃與同遊至池側贈以金銀五百謂曰盡當來取如此數返烈士屢求効命隱者曰祈君終夕不言烈士曰死盡不憚豈徒一夕屏息乎於是令烈士執刀立于壇側隱者按劍念咒將曉烈士忽大呼空中火下隱者疾引此人入池

良久出語其違約烈士云夜分後惛然若夢見昔事主躬來慰諭忍不交言怒而見害託生南天婆羅門家住胎備嘗艱苦每思恩德未嘗出聲及娶生子喪父母亦不語年六十五妻忽怒手劍提其子若不言殺爾子我自念已隔一生年及衰朽唯此一子應遽止妻不覺發此聲耳隱者曰此魔所爲吾過矣烈士慙忿而死蓋傳此之誤遂爲中岳道士

相傳云一公初謁華嚴嚴命坐頃曰爾看吾心在何所一公曰師馳白馬過寺門久矣又問之一公曰危乎師

何爲處乎刹末也華嚴曰聰明果不虛試復觀我一公
良久泚頰面洞赤作禮曰師得無入普賢地乎集賢校
理鄭符云柳中庸善易嘗詣普寂公公曰筮吾心所在
也柳云和尙心在前簷第七題復問之在某處寂曰萬
物無逃於數也吾將逃矣嘗試測之柳久之瞿然曰至
矣寂然不動吾無得而知之矣又說禪師本傳云日照
三藏詣說說不迎接直責之曰僧何爲俗入囂湫處說
微曠亦不答又云夫立不可過人頭豈容標身鳥外說
曰吾前心于市後心刹末三藏果聰明者且復我日照

乃彈指數十日是境空寂諸佛從自出也予按列子曰
有神巫自齊而來處於鄭命曰季咸列子見之心醉以
告壺丘子壺丘子曰嘗試與來以吾示之明日列子與
見壺丘子壺丘子曰嚮吾示之以地文始見吾杜德機
也嘗又與來列子又與見壺丘子壺丘子曰嚮吾示之
以天壤列子明日又與見壺丘子出曰子之先生不齊
吾無得而相焉吾示之以太冲莫朕嘗又與來明日又
與之見壺丘子立未定失而走壺丘子曰吾與之虛而
猗移因以爲方靡因以爲流波故逃也予謂諸說悉互

西陽雜俎卷下終
竄是事也如晉時有人百擲百盧王衍曰後擲似前擲
矣蓋取於列子均後于前之義當時人聞以為名言人
之易欺多如此類也

西陽雜俎卷下終

